

上帝之死

反基督

尼采 著 刘崎 译

新潮文庫

尼采著

劉蛭

上帝之死



志文出版社印

新潮文庫14

上帝之死

原著者 尼采

譯者 劉崎

初版 57年1月

再版 75年5月

定價70元

發行人 張清吉

出版者 志文出版社

地址 台北市中山北路7段82巷10弄2號

郵政劃撥 0006163-8號

電話 8719141・8719151

法律顧問 林金發律師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0950號

印刷所 大誠印刷廠

地址 台北市萬大路71巷9號

\$8707/4 (中 1-7/6)

上帝之死

BG000140

目 錄

一、從杜思妥耶夫斯基、尼采到卡夫卡——代譯序	一
二、尼采的一生	二四
三、英譯編者前言	三六
四、原作者前言	四一
五、反基督	四三
六、附錄	
①尼采與虛無主義	一五二
②尼采年譜	一七九
七、譯後語	一八四

從杜思妥耶夫斯基、尼采到卡夫卡——代譯序

一 杜思妥耶夫斯基

在杜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卡拉馬助夫兄弟們」一書中，宗教法庭審判官（Grand Inquisitor）向復活的基督忠告，對於羣衆人（mass man）而言，自由是一付過重的擔子，他渴望擺脫他的自由而像小孩子一樣的被指引。尼采的「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蔑視羣衆（包括受過教育的羣衆人），超人是要凌駕在這些羣衆人之上而來統治他們的。

X X X

人所希望的，既不是上帝，也不是基督，而是教會的權威。

從杜思妥耶夫斯基、尼采到卡夫卡

相信上帝並且不論結果怎樣追隨上帝，那是大冒險了，像宗教法庭審判官所提示的。教會給人一付較輕的擔子去挑，它祈禱、解釋和選擇真理、寬恕罪惡，而賦給人一種孩童般的幸福，不過，這個所需的代價太大了，人必需放棄他的思想自由，但是人願意這樣做，他不再如上帝所要求的那樣服事上帝，而是聽從教會所告訴他的去服事上帝，教會將獨占並支配上帝的神秘和奇蹟。

對於大主教而言，上帝已經死了，就像尼采在「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第一部中所宣稱的一樣。大主教不能再相信人，因為他已放棄相信上帝。杜思妥耶斯基這本小說中宗教法庭審判官這個角色表現出他對羅馬天主教會的反對。

不過，不要因為杜思妥耶斯基對於教會的批評以及他用心理學來處理宗教和道德衝突的傾向而使我們忘記，他終其一生都是相信教會所負的使命的。我們可以這樣說，他愛那可能有過的或將要來臨的教會甚過當時的教會。

那麼，杜氏是不是一個基督教的信仰者呢？

我們不可能回答這個問題，他喜歡他書中的無神論者並且似乎也喜歡他們的議論。確實，杜氏不是一個堅定不移的信仰者，他曾經過懷疑的階段。

不過，在基督與宗教法庭審判官之間的那一層幕布 (Scene) 是間接交通的一個有力例子，但是，這個例子，杜氏並不如尼采那樣的有意的使用。

二 尼 采

尼采把人當作他自己和別人的奴隸。他攻擊人的道德原則。新「超人」就是他自己的法律，他是自律的，將把他的願望加諸那些羣衆人身上。

這些羣衆人所想的，是藉基督關於屈辱、謙遜和受苦等教訓去使那偉大而自由的人屈服于他們「奴隸道德」之下。他們遵從一種蒼白無血色的基督教理想，他們用這種理想去評斷一切人。一種基督徒的思想是被誤解了；即使當他低首下心的時候，他之所以這樣做，只是要提高自己。他最大的樂趣只是非難別人那種平凡而微小的快樂。在傳統的基督教的意義上說，自認為道德和良善的社會，憎恨那更高類型的人，並認為他的孤立是有罪的結果。這種社會所希望的道德不過是要把每個人化歸與他自己一樣的水準；作為基督徒的人，驕傲的居于評斷的地位，但耶穌不是一個審判者，對於耶穌，尼采總是保持很高的敬意。尼采強調一個事實，即耶穌反對那些評斷別

人的人而希望破壞他那個時代的道德觀念。耶穌反對猶太傳統，反對那些所謂公正的、高貴的統治者，尼采說他是一個無政府主義者，爲了這個罪名，在他那個時代，他必須去死，所以耶穌之死，並不是爲了什麼別人的罪。耶穌揚棄了罪惡的觀念，他怎麼可能會爲了別人的罪而死呢？

上帝像生命一樣，是超越和高于善惡的。基督的道德觀念只適于基督本人的生活體驗。這一個思想，很接近杜思妥耶夫斯基小說「卡拉馬助夫兄弟們」中宗教法庭審判官的思想，因爲這位審判官也把基督的道德觀念，只留給少數的超人，耶穌是曾經在世界上活過的唯一基督徒——但是，他被人類釘死在十字架上了。猶太基督教的道德是平凡人（*herd*）反對強者和獨立特行者的一種本能，也是反對創造他們自己法律的快樂者的本能。基督教的道德觀念是怨恨的產兒，並且自己表明了它對於善惡的無知，它告訴我們，只有上帝才有這種知識。

但上帝已經死了！

尼采稱我們這種思想上的變化，是我們這個時代中一件最偉大的事。所謂信仰上帝已成爲不可能也是不再值得接受的這種新知識，有如太陽之沒落。現在，對於那些了解此事的人，世界表現出更爲古老、生疏和可疑；後于基督教的時代已經開始了。沒有人知道這件事的結果將是什麼。以往建立于對上帝的信仰之一切事物都將瓦解。例如整個歐洲的道德觀念。可怕的恐怖必定隨

之而起。只有少數的人，就是那些實際上屬於未來世紀但已經過早降生的人，也就是正在生活于高山極頂以獲取未來知識之閃光的解答謎語的人——只有這些人才會看見光明、幸福、激勵和新的一天的日出。他們的內心將充滿着感激、驚奇和期望。他們的船又可以航向未知的涯岸。大膽的追求新知識又再度被允許了，無邊的海洋擺在他們的面前。

上帝已經死了

這個可怕的宣告，集合了尼采的一切力量，予基督教的神聖信念以最後的一擊。他尊敬甚至讚揚耶穌，但是他否認耶穌對我們這個時代還有任何意義。「在一個星期日的早晨，當我們聽到我們古老的鐘發出響聲的時候，我們問自己，這個可能嗎？」這仍然是為二千年前被釘死在十字架上的一个猶太人而做的？這個猶太人告訴我們他是上帝的兒子。「我們的宗教是一些古代信仰轉變為現代的。我們是被安排去相信有一位與平凡女人生孩子的上帝；相信一位要求我們不要繼續工作並且告訴我們最重要的工作乃是注意世界末日之象徵的聖者……他要求他的門徒們去飲他的血……」，「這些事情還被相信是可能的嗎？」

尼采，這位反基督者，也有齊克果思想的傾向，他對於把國家和宗教加以世俗的混合，表示出他的憤慨。原始基督教教人不要依從國家，甚至為了精神的理由，教人把自己與家庭分開。現

在，我們的政治家們明顯的改變了這一點，他們的行為雖然違反基督徒的精神，然而他們參加教會集會，在演說中，他們促進基督教的思想，世俗和耶穌的信仰之間的裂隙已被消滅了。如今，一個基督徒可能是一個士兵，可能是位法官，也可能是其他種種身份的人。他們維護他們自己的榮譽而不接受屈辱；他們傲慢，好像他們從未聽過那位謙遜的加利利人的教訓，教會已變為那種為耶穌曾希望廢棄的制度。

「只有猶太的傳統，才可能產生耶穌。我是指籠罩在耶和華的黑暗可怕的烏雲之下的景色。只有在這種情形之下，一個人才會把那從滿目矚矚中突然而神奇的穿透而出的一線陽光，認為是『愛』的奇蹟，認為是一線曙光。只有在這種情形之下，基督才能夢想他的虹霓，夢想他走向天國樣子」，現代人不能再接受耶穌的教訓。他將堅忍的面對他的命運而與敵人相鬥。他不再需要那些一無所事只是「麻醉人類罪惡」而不強化人類面對罪惡之力量的教士們。結果是普通的基督徒是一個不幸的人物，他不應接受那種基督教用以威脅他死後的嚴酷懲罰。基督教創造了罪業（Guilt）這種靈魂的脆弱，但是對於基督教的救治之道的信念，却很快的缺失了。教會不是別的，只是墳墓和上帝的墓石。

尼采對於基督教道德的憎恨，延展到猶太民族。他說：「罪業是猶太人的一種情操，也是猶

太的創造物」。他認為，他們在理智和意志力方面所累積的資料，他們世代受苦和受迫害的結果，使得他們到處怨恨。不過，尼采也讚揚他們曾經產生過像耶穌那樣最高貴的人，像斯賓諾莎那樣最純淨的聖者，以及像聖經那樣的最有力的道德典範。

尼采稱基督教為憐憫的宗教，是敗壞我們生命力的抑悶的情操。憐憫消滅了高尚的生活格調；它使人走向脆弱，也促使虛無主義的實現。基督教的上帝是一個病弱的上帝，是一個反對偉大生活之一切自然而激烈衝動的上帝。所以，一個真正的基督徒乃是心理上的退化者。在新約中只有一個高傲的人：彼拉多(Pilate)。他所輕視的問題「何謂真理」？是新約中唯一有永久價值的一句話。北歐強健種族的活力，被這個基督教的上帝剝奪了；他們已變為病弱的和衰老的，他們已變為不能產生新的宗教概念了。幾乎兩千年已經過去了，但沒有一位新的上帝來到我們！基督教玷污和毀壞了一切事物，創立了一種虛假的平等，以虛偽神聖的貧血的理想麻痺了我們的生命力。因為生命的法則是高于基督教的理想主義之上的。

尼采非難教會曲解了人對於性的態度，性是人類最強烈的本能。教會永遠詛咒有關性方面的事情，好像罪業這個字是性的同義詞。把精神力浪費在基督教是可怕的。我們的教會使用一種衰落文明的可怕技巧去擾亂人的神經力量：他們使他感到有罪。

從杜思妥耶夫斯基、尼采到卡夫卡

尼采對於傳教工作的批評也同樣的嚴厲。他認為基督教會實際上只是許多原始宗教儀式和信念的集合，基督教之傳播，其原因主要的不在基督教的儀式，而在于它儀式中普遍的異教成分（如最後的晚餐）。無論傳教士到達什麼地方，教會就使它自己容納既有的迷信和習俗；這種技巧看來是說服異教徒的一種巧妙方法，也說明了它的理智狀況的粗卑。原始種族非常地願意接受威士忌和基督教這兩種歐洲的麻醉劑。由于這兩原因，他們便非常迅速的墮落了。

當然，這種基本上不英勇且虛偽的教會，積重難返，是不容易加以改革的。宗教改革不過廢棄基督教的另一半而已。當馬丁路德挾其歪曲的神學到來的時候，歐洲早已從中了基督教的毒藥而致昏迷不醒中重新蘇醒過來了。文藝復興使得藝術與科學有一種幾乎是奇蹟似的再生的希望，而羅馬這一個垂死教會的所在地，這種新生命也興起來了。如果不是由于馬丁路德的到來，這種發展是毫無疑問的了。教皇西撒·波吉亞（Cesare Borgia）將會是這個結束墮落而垂死之基督教的人，可是馬丁路德來了，這個教士充滿仇念本能，而傾向于領導鄉野鄙夫來反抗文藝復興。他驚愕無措的發現，沒落的教皇已不再掌有權勢了，而對於生命的肯定則正被文藝復興的勢力所代替了。

正如他們經常破壞每種其他偉大的自由一樣，這些德國人破壞了文藝復興。「他們是我的敵

人」，而他們這些污濁的人已碰遍了一切東西。他們的良心帶來了新教的產生，帶來了歐洲最無可救藥的病弱。

尼采認為，馬丁路德不了解教會的勝利，只看到它的腐敗，不了解任何勝利力量將允許的高貴懷疑精神和容忍精神。他把聖書放在每個人的手裡，包括那些信仰破壞者的學者。齊克果是新教徒，但齊克果對馬丁路德也有同樣的責難。馬丁路德允許教士們有性的自由，却不明瞭，四分之三的人的信仰，尤其是女人的信仰，建築在所謂教士不服從物理法則的那種看法上面。

馬丁路德揚棄較高一型的人，因為他憎恨他們。他表示出平凡人物、市儈氣和羣衆心理的勝利，這表示了一切精神光輝的結束。

在一八七〇年左右，正當政治方面在上升而日益繁榮的時候，尼采已看到了歐洲在理智和精神方面貧瘠的最初預兆。他寫着說：「我們不是將由于我們的宗教而衰亡，就是宗教因我們而衰亡」。大約十年以後，他診斷我們這個時代是一個缺乏威信、焦慮和信賴的時代。任何東西都被化解為無聊的空談。

尼采說，傳統上對於宗教的信心，迅速地為一種對科學進步的無限信念所代替，一個民族所想的，只是追求安全、繁榮。這主要是康德和席勒那種大言不慚的唯心論的結果。人們所保有的

只是那些最具體而淺薄的目標，人毫不知恥的把自己表現為野獸。他背叛一切較高價值，而他的背叛殺死了上帝，因為「上帝看到了人的內在深處，看到了他內心隱藏着的卑劣和醜惡。……人不能忍受這麼一個冷眼旁觀者！」對於人自己所定的規範（*Norme*）而言，上帝是一個危險物，所以他必須去死。現在，他已經死了，人却面臨着一個不安的深淵，面臨着無邊的虛無。

當尼采發現我們這個時代缺乏誠敬、信賴、虔慮和理想主義時，他把這種普遍的腐敗，當作個人反叛的一個契機，所以，他說：「如果有上帝而我非上帝，我豈能忍受！所以，沒有上帝！」

一旦他採取了這個步驟，尼采就開始掃除歐洲的一切思想傳統，他檢討歷史、政治、戰爭、革命、人權、教育的意義和生死的究竟意義。非難的門一經打開，現在沒有什麼東西再能阻止他的破壞性的攻擊，沒有什麼東西再能阻止他評估一切古老的價值觀念和破壞整個文明中的那些所謂神聖的東西。

尼采是古希臘文化的景仰者。他對於現有的人類歷史，抱着一種悲觀的看法。叔本華認為世界和它的各種勢力，是權力意志的表現，但尼采認為歷史根本是盲目的和無意義的，黑格爾對歷史抱有非常樂觀的看法，認為人類歷史是一種進步的計劃，尼采認為這種說法，簡直是荒謬的，

他認為整個人類並沒有完成什麼進步。我們一般的教育和民主制度，只能阻礙那擔負進步擔子的影響力，所以，尼采認為，從現在開始，教育的目的必須是培育一種更好更高的一型人。

這種新型的人必須在沒有上帝的情形之下能夠具有生活能力。他們將必須拋棄一切幸福快樂，因為他們將要成為孤獨的人。當他們把他們的意志加諸一般人身上時，他們當然要依賴這些人，可是，他們同時還將繼續生活於傲慢的孤獨之中。長官與部屬之間的軍事性關係，必將成為未來領袖的模式，這兩種人是為一種更高的理想聯在一起，其情形將與現在那些工業家和工人之間的關係不同，因為工業家和工人只是兩個缺乏共同目標的敵對者。尼采認為，作為賺錢者的工業家是不能屬於一個更高種類的。國家將統治一切人的思想，它將成為一個新的偶像。

尼采對超人所作的預言，是他所有著作中的重心。這裡有一個普遍的錯誤，就是把這個超人只解釋為黃頭髮的動物和殘酷無情的暴君。這種高貴型的超人是傲慢而緘默的。他遭受誤解，這是他的命運。這種最高型態的人，就是希臘狄奧尼索斯式的人物，他盡情歡躍於愛情、酒、歌舞、春天，對敵人的勝利和宗教狂醉的感官逸樂生活中，有一個時期，尼采認為華格納的作品，就是這種無限超升的表現。

尼采不能解答他自己所提出的關於生活意義的問題。這個問題本身是不能解答的。因為我們

是在生活之中。強者對於生活的價值不會作任何評斷。只有那些沉淪者、厭倦于生活的人，才容易轉向這些同輩的問題，因為他們沒有掌握在勝利、英雄主義和美中的生活藝術。強者以平靜的精神忍受不怒和貧乏，且能慷慨寬恕那些傷害他們的人。他們沒有一絲猶豫的表示而把在危險中生活當作他們的天職。

死亡的意義是什麼？關於這個問題，尼采的思想表現出極端的雙重性和矛盾性。他教人超越自己而進入超人境界，甚至教基督教超越自己而成爲某些超基督教的東西。基督教相信有一個死後生活，減低了現世生活的價值。人們把他的希望擺在遙遠的未來而不在此時此地及身完成這個希望。死亡是最後的，死亡之後什麼也沒有了。強者將要生活于這一種方式之下，也就是說，在適當時候他更要具有死的意志。只有生活才重要；它是絕對的而死却是相對的。基督教把死只變成爲一種可怕的滑稽劇。因此，在基督教之中，健全者和強者受到懲罰。而受縛者和奴性者却受到完全的祝福，因為他們已經壓抑了他們生活中最大的自然衝動。他們活在對生活的恐懼中，因此渴望上登天國。但強者絕不畏懼生活。對於死的恐懼是一種「歐洲病」，它削弱了人的生活意志。

因此，即使死亡，也必不能讓它有自己的方式。真正具有創造力的人，當他增長中的觀察力

不再增長的時候，他就想死了。病人是一種寄生蟲，是不宜于繼續活下去的。他應該不要使別人因他的悲慘境況而受累。應該告訴那些卑微的羣衆人，他們是別人的負擔。創造的超人將知道什麼時候去死，因此，自殺成爲一種神聖的行爲。

這些對於生死意義的解答表現出尼采是一個虛無主義者。尼采不認爲這種虛無主義是頹廢的，他認爲這是歐洲人衰墮精神狀況的一部份。他自應去泛評一切既存的價值，創造各種新的價值以及引導人們超越現有的善惡觀念，乃是他的使命。

不論批評尼采的人的看法如何，他自己生活的悲慘以及他的哲學對於德國和歐洲歷史的不幸結果，使他扮演一個最大破壞者的角色。

三 尼采與杜思妥耶夫斯基

一八八七年，尼采看過一些杜思妥耶夫斯基的著作。關於徘徊于對耶穌的尊敬與輕視之間，尼采似乎受到了杜思妥耶夫斯基的影響。

首先，我們要知道，尼采和杜思妥耶夫斯基完全生活在兩個極端。杜思妥耶夫斯基尊重無名

從杜思妥耶夫斯基、尼采到卡夫卡